



毛詩要義卷第五上 齊鷄鳴至荷嗟

曰齊少皞之世燕雉氏之墟

齊譜齊者古少皞之世燕雉氏之墟正義曰昭  
二十一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  
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燕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古若無死燕雉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又昭公  
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

燕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燕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燕鳩氏當少皞之世

三武王封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甚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

三營丘臨淄只一地當云獻公自蒲姑徙

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  
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  
臨水謂水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  
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  
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  
有丘即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  
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  
自蒲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  
徙都蒲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

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因徙蒲姑都治臨淄  
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蒲姑以後復都臨淄  
也也承民云仲山甫祖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蒲姑遷於臨淄

遷臨淄  
之時毛  
與馬遷  
異毛當  
有據

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  
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  
立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上自  
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  
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

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  
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

〔五〕禹五服周九畿疆域萬里則同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  
臯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  
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  
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  
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

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  
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  
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  
故為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  
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  
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百里曰  
侯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夷畿又其方外五百里曰鎮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  
外五千里為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  
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  
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寔是堯時以夏禹所  
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  
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為王  
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弼  
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為采服其弼

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為蠻服其弼  
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為鎮服其弼  
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禹  
制故鄭解禹事而已

〔六〕太公始封在臨淄成王時乃得蒲姑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  
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  
姑至周公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  
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蒲姑之

地若然臨淄蒲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  
淄而晏子云蒲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蒲  
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蒲姑者是  
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為蒲  
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  
蒲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蒲姑故注  
云或疑為蒲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齊雖侯爵以大功為大師當與上公等  
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

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  
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  
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  
作大師當與上公地等

○齊在岱陰濰淄之野

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義曰禹貢  
云海岱維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  
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  
琅耶箕屋山淄水出秦山萊蕪縣原山然則青

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

四丁公伋嗣為王官非謂嗣為大師

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栢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

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為王伯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為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此官也

十周懿王烹哀公齊變風作始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懿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



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于周紀侯譜之世家亦云紀侯譜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世家又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躋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

諸兒立是為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

孫毓疑雞鳴序疏謂子夏親承聖旨

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為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群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其別責餘君作叙無容不悉且衡門誘

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慙愿之人未必耽淫于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况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

**三**此詩皆刺而季札皆曰美哉

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

**四**正法太師奏雞鳴此夫人相警戒

正義曰常禮以雞寔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怕恐傷晚故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

**四**夫人纚笄而朝毛與鄭注司服異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按禮特

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纁笄綃衣注云綃綺屬  
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纁笄必  
以綃衣配之此以纁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  
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夫人以禮見  
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  
乃服纁笄耳此傳言纁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  
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周為此說  
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  
其女云平旦纁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  
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纁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  
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為夫人纁笄而  
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纁笄而朝則有君  
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纁笄  
而朝文與彼同  
五朝會者且歸無使以我而憎予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  
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

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人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于朝歸於家故知謂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于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于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

**二十**子我皆士大夫還與僮交譽之辭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還便捷之貌徂山

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僮兮從逐也數三歲曰肩僮利也箋云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則謂我僮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四**兩肩肩與斡同獸三歲曰肩  
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縱獻斡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

十狼牡羴牝膏可煎和皮可裘

釋獸云狼牡羴牝狼其子獫狁有力迅舍人曰  
狼牡名羴牝名狼其子名獫狁有力者名迅孫  
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  
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用善兵  
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  
狼臄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十一著詩毛三章異制鄭並人臣

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

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

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

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見

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十二士親受婦于著妻見其衣冠之飾

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出而妻見

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

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為

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

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為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未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為紃以懸瓊華之石為瑱也

世門屏之間為宁著與宁音義同

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廵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

屏聲兕象之牙角可為充耳

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樂能用吾置於耳對曰願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屏聲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為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

箋於庭著言揖堂不揖者堂上無揖

士昏禮壻親迎至于女家主入宿執雁從

至於廟門入揖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  
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  
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嬪從  
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笈亦云揖我於庭  
不言揖我於堂者昏禮女立於房中南面壻於  
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于堂上無揖故不言之  
昏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賤知揖之者  
言待我明其往待之也下昏禮婦至夫家主人  
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

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  
君子揖之之時也

**四** 純為縣瑱之繩今名條

栢二年左傳云衡純紘紕是縣瑱之繩故云或  
名為純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純織線為之  
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為之故言織之人君  
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  
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色  
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

**廿五**  
王肅天子之純

一玄王  
基謂條  
無一色

宜降殺以兩王肅云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統一  
玄而已何云其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  
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為條王后織玄統  
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注鄭以素為純瓊花為瑱與毛異

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縣當  
耳故謂之塞耳縣之者別謂之純不得謂之充  
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純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  
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縣佩不

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純之飾謬於名  
而失於寔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  
言充耳者固當為瑱為充耳非謂純也但經言  
充耳以素、絲縣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  
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禮又言飾之瓊華正謂  
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  
飾純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之文勢既  
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  
耳縣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為純瓊華為瑱也



卅 東方之日傳言明盛箋言未融  
東方之日兮彼美者子在我室兮興也日出東  
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妹者初昏之貌箋云  
東方之日者想之乎耳有妹然美好之子來在  
我室欲與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  
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  
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王  
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以日在東  
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

昭五年左傳云日生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曰融其長  
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  
君不明也

卅 東方之月傳言臣察箋言不明  
東方之月兮彼妹者子在我闈兮月盛於東方  
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闈門內也  
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卅 散文裳亦稱衣

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  
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摠衣去齊尺注云齊謂  
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  
東三此晞為明始升湛露蒹葭訓乾  
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  
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  
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  
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  
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

事也

三柳不能為藩猶狂夫不能辰夜

折柳樊圃狂夫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  
園也折柳以為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無守之  
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  
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  
氏之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夙早莫晚也  
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  
三挈壺氏水火守壺晝夜漏百刻

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則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按乾象曆及諸歷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

卅三

每氣加  
減刻數  
不等通  
率四十  
八箭

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曆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成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於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

馬融晝  
漏六十  
已減晝  
五刻鄭  
又妄減  
五刻

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月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禘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

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禘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

**丑**雞人告時此挈壺亦云告時

挈壺之職唯言分於日夜不言告時于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

然則告時人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洲文姜往來齊魯本末諸儒異

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

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為公適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正月三傳無

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相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暮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及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免相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又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同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年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

卅葛屨五兩謂傳滕聚居而襄公往雙之葛屨五兩冠綏雙止葛屨之服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及姪娣及傅姆同

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綏不宜同處正義曰履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綏必屬之於冠故冠綏共為一物葛屨言五冠綏言雙由見五為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數多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像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

四傅姆若漢乳母何休老大夫大夫妻非是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

出而不復嫁能以嬪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采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者老為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姆以男子為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大夫動輒待之休之言非禮意也

五傳衡獵縱獵書傳無以畊為獵執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執樹也衡獵之從獵之

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畊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娶妻必先議於父母正義曰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畊田且書傳未有謂畊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

十四 女家尚每事告廟夫家必皆告

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

卜於死者以足之昏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于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自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為卜者以納言為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昏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



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于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下為大事故特言之

**一四** 曷又鞠止傳訓窮箋訓盈

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相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鞠盈釋文文牋以此責魯相之辭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為盈責魯相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二四** 齊莊僖已為小伯故襄公欲求諸侯

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名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王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云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自恃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第相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

不可求耳

三四田甫田政爾田今人謂佃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  
無人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  
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正義曰甫大釋  
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政爾田今  
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  
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為喻周禮授  
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

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此為度

四總角聚髦卍幼穉弁冠之大號

婉兮孌兮總角卍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婉孌  
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卍幼稚也弁冠也箋云  
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  
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卍然而稚見之無  
幾何耳突如冠為成人也正義曰侯人傳曰婉  
少貌孌好貌此弁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  
女未冠弁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

角故知總角聚兩髮言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也  
非兮與總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  
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四** 噶謂之畢以星名弋謂繳射

箋畢噶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噶謂之畢李巡  
曰噶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止也孫炎  
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噶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  
之畢或呼謂噶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  
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

名畢郭謂以名畢名網郭說是也以繩繫矢而射  
為謂之繳射也

**六**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  
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  
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  
而說之其聲令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  
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  
狡兔韓盧逐東郭遠山三越岡五兔極于前犬

疲於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父也此言  
鈴鈴下言環鉞鈴鈴即是環鉞聲之狀環在犬  
之額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

四重環子母環鬢好貌鄭作權

盧重環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鬢鬢好貌箋  
云鬢讀當為權權勇壯也正義曰箋以諸言且  
者皆辭兼二事若鬢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  
仁且德既美既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得為好貌  
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鬢為勇

壯也

四閑亦防禁之名即控極行馬

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  
宿處也閑控極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  
設控極再重杜子春云控極謂行馬再重者以  
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  
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  
四毛傳鰥大魚鄭云魚子本作鯢  
敝筍在梁其魚魴鰥興也鰥大魚箋云鰥魚子

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筍不能制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鰈魚子釋魚文李廵曰凡魚之子揔名鯤也鯤鰈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鰈鳥翼鰈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為魚子也毛以鰈為大魚鄭以鯤為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小陸璣疏云魴今以洛濟穎魴魚也廣而薄肥

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是也箋以鰈若大魚則強筍亦不能製不當以敝敗為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鰈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

十五文姜從者盛故難制孫毓謂齊妹非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来自由桓公不能制禁言從者之盛傳意當

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為君言寵妹則非也

〔五〕魴鱣毛鄭說又不同

魴鱣大魚箋云魴似魴而弱鱣正義曰陸璣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啣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鱣或謂之鱣幽州人謂之鴉鴉或謂之胡鱣

〔五〕草飾車後戶為第竹飾為蔽傳第蔽通

載驅薄：篔篹第朱鞞薄：疾驅聲也篔篹方文蓆也車之蔽曰第諸侯之路車有朱草之質而羽

飾正義曰斯干說鋪蓆蕪樂之事云下莞上篔篹字從竹用竹為蓆其文必方故云方文蓆也車之蔽曰第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鞞草也獸皮治去毛曰草鞞是草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鞞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草之質而羽飾謂以皮草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也釋器云輿草前謂之鞞後謂之第李廵曰輿草前謂輿前以草為車飾曰鞞第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鞞以韋鞞車軾也第以韋鞞後戶也又云

婦車有羽飾傳以釋侯車必有披

五三

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廵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二上也孫炎曰禦以簟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草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第朱鄴也彼文草飾後戶謂之第竹飾後戶謂之蔽則第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第二蔽為一者彼因草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寔草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塞故此傳第蔽通言之春官中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頌人說衛侯

人云翟第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

四

發夕明發皆為發夕至旦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為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旦

五五

豈弟言樂易箋當為闔圍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

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賈所定

五六

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闔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圍  
圍明也正義曰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  
為闔易稱闔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古文尚書  
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圍之字唯洪範  
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邑澤光明蓋  
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  
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為定圍圍於古文則為悌  
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圍明也上言發夕謂  
初夜即行此言闔明謂侵明而行與上互文相

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廵孫炎郭璞皆  
云闔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闔  
亦為行之義也

四五頎長昌盛抑美色揚顙亦為眉

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  
之狀云黧然而黑頎然而長是頎為長貌也今  
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昌校好  
貌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姣好貌  
傳抑美色揚廣揚是顙之別名抑為揚之貌



故揚抑為美色類貴廣闊故言揚廣揚傳好目  
揚眉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  
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為  
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

五毛二尺曰正鄭正內方二尺皆無明文  
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  
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  
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大如鵠三  
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

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  
侯身一尺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  
為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一尺毛於  
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  
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  
蓋應顧此傳耳

五毛王外孫曰甥孫毓因為絕襄公  
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  
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揔據齊國為

言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  
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  
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  
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  
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  
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  
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為  
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十六 矢射賓射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

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  
近一馬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  
量人量侯道以貌步大侯九十糝七十豨五十  
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  
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  
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  
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為度九  
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之  
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

記又云弓三寸以為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

〔六〕正鵠大小亦同皆鳥名

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有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量之耳謂

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今據賓射為文也

〔六〕鄭云禮射三而止通三耦而言

舞則選今射則貫今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弓以禦亂兮四矢乘矢箋云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

故處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  
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  
齊於樂節也貫為穿侯故為中也箋以美其善  
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中上選  
也貫習釋詁文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  
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  
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  
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  
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  
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唯  
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三  
而止通三耦等為言

毛詩要義卷第五上

毛詩要義卷第五下  
魏葛屨至碩鼠

魏都蒲坂舜舊都今併言禹以近安邑

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里志

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

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

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

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唯彼陶唐有此冀

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

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

魏姬姓  
以世家  
絕不知  
始封

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  
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  
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  
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  
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析城至于王屋地里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  
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  
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  
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

絕不知所封為誰

三魏在晉南河曲北涉汾水

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  
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  
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采君其菜於汾  
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

四歷山在河東河濱河北之濱皆魏

昔舜畊于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  
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畊之處在魏境也言

五  
魏詩不  
稱虞夏  
與晉稱  
唐異

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厯山相近同為  
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  
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  
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  
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  
以義方正義曰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比有  
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

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  
無虞夏之名

因魏自平桓後變風始作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  
國西接於秦北隣于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  
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  
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  
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陵弱今云日  
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桓之時變風

始作

自晉封畢萬始有魏氏然無世家

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

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

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

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

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

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

或子孫不可知也按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

詩刺魏  
禍季札  
美魏儉

札歌魏曰美者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

明主也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

之餘風由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因魏地陘故民巧君又儉禍故見侵削

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禍也言魏地陘隘者若

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剝地陘民稠畊稼無所食

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復儉嗇禍

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

葛屨履霜利其賤女手縫裳利其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縹也夏葛屨冬  
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  
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女手  
可以縫裳摻猶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  
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媢裳男子  
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  
者利其事也要之楸之好人服之要褻也楸領  
也好人好女手之人賤云服整也褻也領也在  
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二十夏葛屨冬皮屨皮屨亦以絲為飾

正義曰糾糾為葛屨之狀當為稀疏之貌故云  
猶縹縹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  
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  
明夏時用葛亦白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  
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弊君子不屨絲屨者謂  
皮屨以絲為飾也夫屨人說屨為之飾有約縷  
純是屨用絲為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締綌所以  
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

十三  
若行禮  
之屨夏  
亦用皮  
從裳色

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計無姑舅者三月廟見亦有三月助祭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嬪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為成婦矣既成為婦則當家事盡為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姑舅

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不待三月也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人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嬪也

四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婦不敢當主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象掃所以為飾箋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  
之非禮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  
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  
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  
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  
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五十一 公路即公行主軺車公族主君之全姓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賤云是子之德美  
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

公路主君之耗軺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軺車之族  
是也正義曰公路與下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  
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正是  
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  
以為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  
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軺車  
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  
公行言為軺車之族明公行掌軺車服虔云軺  
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

十六

公族公  
行諸侯  
之官與  
天子禮  
異

造子為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  
樂廩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  
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  
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  
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  
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  
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  
之天子則中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  
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

禮也

四 薺水葛如續斷亦似車前

傳薺水葛正義曰釋草云薺牛脣李巡曰別二  
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葛也如續斷寸寸有節  
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葛也其葉如車前草  
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五 毛以園有桃興國有民鄭謂取桃為穀

毛以為園有桃得其實為之穀以興國有民得  
其力為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

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矣我遂  
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  
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  
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  
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  
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  
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  
並為辭鄭以為國有桃魏君取其寔為之殺不  
興為異

一 困 税法有常魏君源於公稅亦刺之

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  
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  
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  
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斂不得薄也鄭志答張逸  
亦云税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唯食  
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

二 陟 姑 孝子行役思父教戒

陟彼至無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

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  
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我曰嗟  
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無  
得已止又言至若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  
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  
故深戒之

一十 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  
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猶來無棄母尚恩也

猶來毋死兄尚親也

一十一 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削小之甚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  
來之貌戕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  
者閑閑然削小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  
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里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  
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  
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六遂  
上地有菜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

野田不

得樹民  
所使亦  
樹桑

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盡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隳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隳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隳隘耳

圃伐檀之君子責在位空餐

坎坎至餐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

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為輸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倚然也君子不由進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為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親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貊獸兮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為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

五 鄭禮注廛為邑居毛謂一夫之居  
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  
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揚子云有田  
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  
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  
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  
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  
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  
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為民之邑居不為一夫之

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為廛  
但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  
故以廛為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  
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為邑居此言胡取  
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  
易之

六 散文獵通書夜狩兼四時

釋天云冬獵為狩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  
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



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為  
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  
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  
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左車止則百姓田獵  
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奉伯出狩駟馘云從  
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  
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  
也

卅 毛萬萬曰億鄭十萬曰億

億十萬也詩內諸言 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  
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  
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  
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為州禾盈把  
是也

卅 毛孰食曰飧客始至之大禮  
傳孰食曰飧正義曰傳意以飧為飧饗之飧客  
始至之大禮具孰食致之故云孰食曰飧秋官  
掌客云公飧五年

三鄭讀如魚飧謂魚食飧

箋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馬上其堂則無人馬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飧謂以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為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四碩鼠謂大鼠或云即五技之鼠

正義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頭闕西呼鼯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有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案此經作

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

三魏民言三歲者謂大比有徙授

賤又云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于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

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毛詩要義卷五下

毛詩要義卷第六上

唐蟋蟀至采苓

二堯始居太原後都平陽夏亦在晉境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為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為天

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曰序云有堯之遺風

三唐南有晉水正晉陽謂永安者非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右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晉世家云成王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水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蕘十里應劭云順帝改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為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

陽燹何須改為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三晉封域在大行恒山西太原大岳之野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於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令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名東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

四晉自成侯南徙曲沃

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燹燹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

五共和時僖侯儉嗇燹風始作

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燹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

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

因穆侯徙絳昭以下徙翼武又都絳曲沃非正都

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栢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

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栢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就徙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栢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蒍城絳以深具官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蒍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

命聚曰  
世家言

案左傳云晉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終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為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卻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

絳文言  
鄂侯卒  
哀侯立  
皆非

誘而殺之哀公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代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八題晉詩曰唐序每篇言晉言時



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鵠羽杖  
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

因憂深思遠故名唐風與季子同意

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  
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  
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  
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十一蟋蟀曰蜚曰趨織曰蜻蛚曰王孫

蟋蟀蜚釋蟲文李巡曰蜚一名蟋蟀蟋蟀蜻蛚  
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  
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蛚楚

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

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

戶此傳云九月在堂者室之基也戶外

摠名為堂禮運曰醴醖在戶粢醖在堂對文言

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

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

堂者室  
之基戶  
內外摠  
名堂

十一

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

二十蟋蟀采薇小明皆以九十月為歲暮

九月則歲未為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此月未為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獲菽采獲是九月之事也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

三十一其居其外其憂毛言禮樂鄭遠近

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為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為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

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為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

其四役車冬亦行此云其休謂載禾畢正義曰庶人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

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

四鄰謂沃沃即四鄰之一

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六曳婁同一事馳驅俱乘車之事

傳婁亦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為一事走馬謂馳策馬謂驅驅馳

俱是乘車之事

四 吳人以山樗葉為茗

陸璣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吳人以其葉為茗

四 昭公分國封沃使專有之不屬晉

正義曰作楊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公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疆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為不可

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

四 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有用布用素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

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

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

去從桓叔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

繡刺黼文以襮領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

諸侯中衣綃黼  
領州朱純

三

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襪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拵尺注云中衣繼袂拵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服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

大夫自祭朝服  
布素異文

三

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注云弁而祭於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緣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三柏叔受封於晉云曲沃伯或自稱

晉封栢叔於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栢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栢叔莊伯皆以字配謚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

三繡無黼稱鄭破繡字謂綃上刺黼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為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

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為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為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各於此綃上刺為黼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褱故爾雅黼領謂之褱褱為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三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

三四

鄭注禮  
直引素  
衣朱綃  
猶引鮮  
為獻  
羔

當為綃下章字亦破為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

〔三〕椒似茱萸吳茗蜀茶皆煮為香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抔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正義曰釋木云檄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檄陸璣疏云椒聊聊語助也椒樹

似茱萸更有刺針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箋取香氣為喻也言一抔之實者抔謂椒之

〔六〕

一抔之實蕃衍盈升非其常

房裏實者也釋木云椒檄醜菜李廵曰檄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抔：實也郭璞曰茱萸

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為椽也

二孫謂栢叔為不臣孔謂栢為鄰國

孫毓云栢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栢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舉栢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為栢叔罪也即如毓言栢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且栢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三毛謂昏月自季秋盡孟春鄭惟云仲春

網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昏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昏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昏也今此晉國之亂昏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昏姻正時



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昏姻之正時晉國昏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昏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

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昏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昏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

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三〕參與心皆三星故毛鄭各一說

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為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王肅云謂十月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有大小大者為

天王小者為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天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侯焉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

〔三〕  
鄭謂心  
取尊卑  
之象又  
取二月  
合宿

夏官取  
火見伏  
為候鄭  
取未出  
為候

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  
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  
以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摠舉天象不必  
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月故每章  
之箋皆舉兩月也成昏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  
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  
昏旦中為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  
天之北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為失時  
故取將見為候夏官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從

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昧心  
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  
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  
者畢此取將見為候彼取已伏為候其意同也

三子白色為白棠即甘棠赤棠子澁即杜

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  
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  
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  
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

亦可以作弓幹

三與民有故有好蓋世食采邑者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  
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  
念子故舊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  
隔不應得有故舊思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  
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  
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  
好也

四袂袖之大名祛袖頭之小稱

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  
二尺二寸之節又曰祛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  
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為一者袂是袖之大名  
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袂之  
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故以為祛袂  
也以裘身為本裘袂為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  
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  
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為本末也箋又解所以

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為興召  
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  
羊之德與此同也

三念好不去亦唐之遺異於北風碩鼠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  
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  
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  
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  
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

三 大亂五世自昭侯至小子侯不數緡

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  
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殺  
昭侯而納栢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  
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  
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二侯奔隨秋王命虢  
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  
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  
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栢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  
栢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  
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栢八年傳云冬王命虢  
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  
緡為晉君此大亂五世之不數緡者以此言昭  
公之後

三 芑栢相謂杼子為阜今謂染阜者為杼汁  
孫炎曰物業叢生曰芑齊人名曰禎郭璞曰今人  
呼物業緻者為禎箋云禎者根相迫迮相緻貌

三六  
鵠非木  
止之為  
君子非  
從役之  
人

亦謂叢生也栢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璣  
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栢  
其子為車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  
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鵠  
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  
征役為危苦也

九 鹽與蠱字異同為不堅固

鹽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為  
蠱穀之飛亦為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為蠱

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蠹然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蠹是監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監不攻緻四牡傳云監不堅固其義同也

四武公始滅晉大夫請命王使作詩美之

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栢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為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為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

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

四世家謂賂周僖王王使虢公賜命

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使時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栢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

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  
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  
緡以栢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  
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  
前有使適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  
無文也或以為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  
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使王虢公命曲沃伯  
為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齋命服來賜大夫不  
假請之

四晉舊有七命之服以初并國未自安  
豈曰無衣七兮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  
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  
成為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  
命服為安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  
之封爵稱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  
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七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



王子母  
弟之身  
若唐叔  
則九命

四

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裳春  
官中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  
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  
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  
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  
九年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  
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  
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  
以封必是封為侯伯侯伯以七為節而金路樊

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  
公故得以九為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  
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  
章之衣也

四穀梁謂錫命非正左氏無譏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  
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備  
莊元年穀梁傳云礼有受命無來錫命錫非正

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諸<sup>請</sup>之者  
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  
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  
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  
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藥  
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命安也及世家稱武公  
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  
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四**傳天子卿六命箋變七言六者謙

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  
為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  
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正義曰  
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  
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  
冠弁也飾則六王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  
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  
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

絺冕衣一章裳一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而  
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得  
為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  
注自說天子之服降殺之差其臣自當命依數  
也傳正解六兮為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  
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  
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  
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

六四入仕王朝各依本國之命晉不得有衣六  
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  
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  
子卿者但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  
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  
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  
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  
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茨則是子男  
入為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  
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

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

四一日一歲寒暑積而後極極而後衰

有杖之杜生於道左與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時生陰寡也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為道東也物積

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四齊則角枕錦衾毛王謂見夫齋物而感角枕粲兮錦衾爛矣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筐衾席鞫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

鄭氏夫不在攝主主婦猶齋而祭

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算席韞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算為衾順經衾文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曰已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一五婦人專一故以百歲之居為期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彼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塚壙

一五采苓首陽喻君問小事於小人以致讒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

辟喻無徵也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為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為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

**五**苦菜得霜而美所謂堇荼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

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色苦用苦菜是也

毛詩要義卷第六上

手寫...

...

...

...



